

DICTIONARY OF THE KHAZARS 哈扎尔辞典

阳本

一部十万个词语的辞典小说



[塞尔维亚] 米洛拉德·帕维奇 著

南山 戴骢 石枕川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哈扎尔辞典

阳本

DICTIONARY

OF THE

KHAZARS

MILORAD PAVIĆ

一部十万个词语的辞典小说

[塞尔维亚]米洛拉德·帕维奇 著

南山 戴骢 石枕川 译

阴本

阅读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扎尔辞典(阳本):一部十万个词语的辞典小说/(塞尔维亚)

帕维奇(Pavic, M.)著;南山,戴骢,石枕川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2(2013.2重印)

书名原文:Dictionary of the Khazars: A

Lexicon Novel in 100,000 Words

ISBN 978-7-5327-5906-4

I. ①哈… II. ①帕…②南… ③戴… ④石… III.

①长篇小说—塞尔维亚—现代 IV. ①I54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8707号

This book has been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Milorad Pavic

Dictionary of the Khazars: A Lexicon Novel in 100,000 Words

Copyright, © 2011 by Jasmina Mihajlovi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2-009号

哈扎尔辞典(阳本)

[塞尔维亚]米洛拉德·帕维奇 著

南山 戴骢 石枕川 译

责任编辑/龚容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25 插页 6 字数 186,000

2012年1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17,000册

ISBN 978-7-5327-5906-4/I·3501

定价:45.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571-85155604

导读

写在《哈扎尔辞典》再版之时

张颐武

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已经去世。这位了不起的大作家，所著的《哈扎尔辞典》的成就是不得了的。当年戴骢、石枕川、南山先生三位翻译家翻译此作为中文，让我觉得耳目一新。以辞典体写小说，是这位伟大作家的独创，是他的发明。后来者都是模仿和照搬了。我曾经反复阅读当时在《外国文艺》上发表的译本，十分佩服他的卓越的才华和想象力。我对于这部书在中国的影响有一点贡献。我愿意在这部世界名著再版之时，向这位公认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无冕之王表示我的无尽的怀念。他其实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有自己的重要的地位，我们在今天再看这部作品，仍然为之触动，他的独特的想象力和通过虚构来展现人性的能力其实是无与伦比的。以下是我十多年前这部书初版时写的一个读后的感受，今天许多事情已是过眼云烟，连一点涟漪都没有留下，但对于这部书的阅读确实是我最美好的阅读体验，尽管它为我惹出了一些麻烦，但那种面对人类创

造力和想象力的超越性的感觉却足以抵偿一切。大家应该仔细阅读这部书,了解一个大作家和他的天才的展现,这是人类的能力的一个最灿烂的表征之一。下面是我的那篇旧文,我不做改动,为了纪念这部书和中国文学的一段奇妙的姻缘关系,也是我个人的人生的一段有趣的经历。这些虽然对于“大历史”来说微不足道,但对于想象力和原创力的尊重,确实是人类进步的基础之一。

这是一本改变了我生活的书。

这是一本关心文学的人无法回避的书。

正是由于有了《哈扎尔辞典》,我们才无法逃脱许多追问、困扰和挑战。正是由于有人害怕这本书的存在,我们才需要它。它的出版不仅仅提供了一个欣赏的机会,更为我们的写作和阅读提供了一个伦理的标准。这部有二十几种不同语言译本的小说,大概以它中译本的命运最为奇特。在四年多以前我最初读到这部书的中译本时,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它与当下的文学和我本人会发生如此深刻的联系。于是,在这部书的中文全译本出版之际,我愿意写下一个普通读者的感受。这既是对于我两年来面对的挑战的回应,也是表达我对于我热爱的工作的承诺。

这次出版的《哈扎尔辞典》与在 1994 年第 2 期《外国文艺》上发表的文章有了很大的增加:由《外国文艺》发表的 121 页增加到 323 页。94 年的中文版是从俄文翻译的,是“按照杂志上发表时的版本翻译的”。这次的翻译则是“参照了法俄两个译本,将两者之精华熔于一炉,并撷取了英译本的长处”译成,显然有了更为审慎的态度和

精细的工作。比较二者,94年中译本原有的部分变化不大,但从几句话到整个章节的增加则随处可见。这使得中文读者终于得窥《哈扎尔辞典》的全貌,我们可以更为仔细地阅读它了。

这部类似“民族志”式的“辞典小说”写了一个幻想的古代民族“哈扎尔”人的历史以及有关这个民族的各种轶事。无论如何,帕维奇的才华是少见的。无论是以“辞典”方式结构和组织小说,还是对于一个已经消失的民族的神秘的风俗和文化的描述都显示了他的无拘无束的独创性和想象力。这里的“辞典”方式无疑是帕维奇最别出心裁的创造,这种方式最好地表现了“哈扎尔”民族的扑朔迷离的历史。“辞典”提供了一种新的想象方式,它通过对于“词”的组织将断片异常巧妙地拼贴起来,使帕维奇获得了自由表达的可能。在帕维奇之前,我的确没有发现一部完全以“辞典”方式结构的小说。这无疑显示了帕维奇的创造精神是无法被别有用心地贬低的。“辞典”不仅仅是形式,它是一个特殊的视角,一种特殊的发现世界的方式,一种特殊内容的别无选择的展开。它决定了这部小说的一切,也对于读者的阅读提供了新的挑战 and 刺激。从全译本来看,小说打破了线性的、有头有尾的阅读方式。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进入。作者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互文性”的功能,许多事件和人物在不同的宗教背景下被不断“重述”。如“阿捷赫公主”在不同宗教背景的资料中的形象是不同的,你可以在对照中反思叙事本身,会发现叙事的虚构性的暴露的震撼。“辞典”也提供了一种“文献性”的想象方式。作者的虚构不仅仅只是故事,而且是风俗、历史和文献。他将幻想的知识和

历史交织在一起。作者不断考证历史,其实这种考证都是一种虚构和想象。有人说,《哈扎尔辞典》仅仅写人物,这根本是不着边际之说。《哈扎尔辞典》有大量文献性的内容,如“哈扎尔人”这样的词条,完全以文献的引证来想象,其中涉及的知识非常广泛。帕维奇的想象力不仅仅在故事方面,而且在对于文献和民俗的想象上表现得更为充分。

《哈扎尔辞典》的特异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表现一个故事,而是试图以“辞典”方式表现一种文化。通过阅读这部书,我们了解的是一种文化的特殊命运。这种命运是帕维奇的想象,也解放了我们的想象,给了读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这其中蕴含着帕维奇对于“语言”本身的深入而独特的思考。他发现哈扎尔人的生活只有通过各种不同语言的文献加以表达时,才反思了“语言”本身的限度和可能。这的确是独创性的表现。帕维奇给予了我们一个幻想的世界,但它却同时是充满魅力的和让人无法遗忘的。《哈扎尔辞典》丰富了世界。

阅读《哈扎尔辞典》时时使我想起到一句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我们不能说它是“江河”,但它表现的想象力和独创性值得我们记住。认真的、没有偏见的阅读可以让人了解一切。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

中译本译者序

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所著辞典小说《哈扎尔辞典》，美国评论家罗伯特·康弗认为“是一部包罗万象的、饶有趣味的小说，是梦的拼贴画，是美妙绝伦的艺术品”；英国评论家斯图尔特·伊文斯也盛赞这部“也许以梦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小说是一部“出神入化、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之作”。另一位美国评论家道格拉斯·塞博尔德称赞这部小说“材料丰富、扣人心弦”，是“一部能够引起人们对语言、时间、历史和信仰进行思索的作品”。俄罗斯评论家萨维列沃依认为《哈扎尔辞典》使其“作者得以跻身于博尔赫斯、科塔萨尔和埃科这样的当代文学大师的行列”，俄罗斯评论家杜勃罗托夫斯基同意此说，他讲：“这部小说就各方面来看，不会辜负哪怕最苛刻、最挑剔的读者的期望，他们这次不会怀疑又有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师进入了世界文坛，在其编年史上写下了罕见其匹的美丽的一页。”他称《哈扎尔辞典》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部小说”。

这些评价是恰如其分的，还是溢美之词？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哈扎尔辞典》是一部典型的后现代派小说，是先锋派文学历一百年的发展后所作出的又一次重大尝试，这个尝试是成功的，富有启迪效应的。这是我们首先要敬告读者的。

其次，《哈扎尔辞典》就内容而言纷繁复杂，古代与现代，幻想与现实，神话与真实，梦与非梦盘根错节地缠绕在一起，时空倒溯，人鬼转换，似真非真，似假非假，扑朔迷离地描述了哈扎尔这个民族在中世纪突然从世界上消失的谜；就行文而言，又蕴藉含蓄，寓意深邃，所以往往要反复咀嚼，方能悟出作者的匠心。阅读尚且如此，更何况将其译成另外一种文字。纵然如此，此书因其文学价值，迄至目前还是译成了二十三种文字（不含中译本）。国外研究哈扎尔问题的学者认为，这二十三种译本中，以法译本和俄译本最富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且译文忠实，译笔酣畅，传达了原作的神韵。

我们这个译本参照了法俄两个译本，将两者之精华熔于一炉，并撷取了英译本的长处。但愿我们没有辜负读者对我们的厚望。

其三，《哈扎尔辞典》有阴阳两种版本。该书版权拥有者在将中译本版权授予我们时所提诸条件中，有一条为：须同时翻译出版《哈扎尔辞典》阴本和《哈扎尔辞典》阳本。我们自当按约行事，所以中译本亦有阴阳之分。

那么何谓阴本，何谓阳本，两者区别何在？作者本人未予宣示。二十三种译本中，有分阴阳两种版本的，也有把两种版本合于一本之内的。但不论以何种方式出版，在其前言后语中，对阴阳两个版本究

竟区别何在，据我们所知，无不讳莫如深。

唯一谈到《哈扎尔辞典》阴阳两种版本的区别的，是美国权威的百科全书型作家辞典《当代作家》。该辞典第 136 卷第 314 至 315 页为米洛拉德·帕维奇的辞条。这个辞条说：“《哈扎尔辞典》共有两种版本，一称‘阴本’，一称‘阳本’。其实阴阳两种版本并无多大差异，有人曾对照阅读，发现仅十七行文字有所不同。”至于具体不同何在？语焉不详。

可见作者、译者、评论家有个默契，把识破阴阳玄机的乐趣让与读者，我们自然也无意僭越。但我们要强调一点：阴阳乃是一对矛盾，是对立的统一体。没有阴就无所谓阳，反之，没有阳也无所谓阴。阳兮阴所倚，阴兮阳所伏。所以，如果我们的读者购得的是《哈扎尔辞典》阳本，那么读毕阳本，伏于其间的阴本面目也可了然于胸了，反之亦然。至于那十七行文字的不同，还是让特别好奇的读者，或有意于研究此书的读者到此阴阳迷宫中去寻觅和发现吧。

戴 骢



**LEXICON
COSRI**

Continens

**COLLOQUIUM
SEU DISPUTATIONEM
DE RELIGIONE**

**Regiomonti Borussiae
excudebat
typographus
Ioannes
Daubmannus**

**Anno
1691**

在此躺着的这位读者
永远也不会
打开这本书，
因为他已长眠于此。

卷首导语

(第二版,亦即补遗、修订版说明)

本书现在的作者保证读者诸君读罢本书后绝不会招来杀身之祸,而此种不幸命运曾于1691年《哈扎尔辞典》初版面世后,降在当时的读者身上。《哈扎尔辞典》的初版,乃本书第一个作者极尽辛劳的呕心之作。关于初版情况,很有必要作些说明,但为了避免漫无边际的长篇大论,本辞典第二版的编纂者愿同读者诸君约定,也就是说把话说在前面:编纂者在晚餐之前写下他的见闻,而读者则在晚餐之后加以披阅。编纂者因饥肠辘辘势必尽量写得简单扼要,如此一来,酒足饭饱的读者便不会读到冗长的引文了。

一、《哈扎尔辞典》编纂始末

本辞典所记述的那个事件大约发生在公元八世纪或九世纪(其

时可能发生过一系列此类事件)。在专门文献中,也有把这个事件叫作“哈扎尔大论辩”的。哈扎尔是个独立、强盛的部族。这群剽悍的游牧民不知是在历史上什么年代被死寂的灼人黄沙逐出本土,从七世纪起到十世纪定居于黑海与里海之间的这块陆地之上^①。

哈扎尔见诸历史已在他们跟阿拉伯人开战并在 627 年与拜占庭皇帝赫拉克洛纳斯^②结成联盟之后。这个部族的族系至今仍是个谜,一切踪迹都已湮灭,否则今天就能到某一民族间去寻找换成某一名称的哈扎尔人了。他们失踪了,只在多瑙河岸留下一片坟地。其实关于那片坟地,谁也说不准是否真是哈扎尔人的。再说,还有那一堆钥匙呢? 钥匙柄是镌刻有三角形的镂金币和镂银币,据达乌勃马奴斯考证,这堆钥匙都是哈扎尔人铸造的。哈扎尔人连同他们的国家之所以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是因为发生了一桩重大事件,这也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他们如何放弃原始的、今天已无人知晓的宗教信仰而改信无论古代还是今天都尽人皆知的犹太教、伊斯兰教或基督教这三大教中的一教。史家认为,在他们改信宗教之后不久,哈扎尔王国也就随之崩溃解体。公元十世纪,有个叫斯维亚托斯拉夫公爵的俄国统帅,人没下鞍,就像吃掉一只苹果般把哈扎尔王国吃掉了。943 年,俄罗斯人在八夜之间把哈扎尔人建在伏尔加河口的首都推

① 纽约曾出版过有关哈扎尔人的文学作品索引(《哈扎尔人,书目汇编,1939 年》); 俄国人 M·I·阿特玛诺夫就哈扎尔人的历史发表过两次专著(列宁格勒 1936 年版和 1962 年版),D·M·邓路普撰写过犹太裔哈扎尔人的历史(《犹太裔哈扎尔人史》,普林斯顿,1954 年版)。——原注

② 赫拉克洛纳斯(615—641?): 拜占庭皇帝,638 年获奥古斯都封号。

毁殆尽,又用五年时间,亦即从 965 年到 970 年消灭了整个哈扎尔国。目睹者曾说,哈扎尔首都屋宇的影子好长一段时期内都萦然不灭,虽则屋宇本身早已被履平,影子居然对着伏尔加河水迎风而立。据十二世纪的一本俄国编年史记载,已经到了 1183 年,奥列格仍称自己为哈扎尔执政官,其实此时,也就是说在十二世纪,原哈扎尔国的领土早已由另一部族——库梅人所占据。哈扎尔的文化遗迹留存下来的极其稀少。从未发现过任何文字资料,不论是社会的或者个人的;也从未发现过哈扎尔的书本典籍,虽然哈列维^①曾提到过这类书籍;关于他们的语言,人们一无所知,虽然基里尔^②曾说起过他们是用哈扎尔语从事他们的宗教活动的。在当初属于哈扎尔领土的苏瓦尔发掘到的唯一一幢聚族而居的住屋遗址,经考证并非哈扎尔人的而是保加利亚人的。伊蒂尔城的发掘工作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甚至连当年那座城堡的遗迹也没找到,而那座城堡,众所周知,是拜占庭人为哈扎尔人建造的。哈扎尔人灭国后几乎已无人提及。公元十世纪,匈牙利一个部落的首长曾建议哈扎尔人迁徙到他的领土上定居。1117 年曾有几个哈扎尔人在基辅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大公的府第中出现过。1309 年普雷斯布尔格城发布禁令,不许天主教徒

① 犹太·哈列维(约 1085—1140):犹太哲学家,被认作中世纪最重要的希伯来文诗人。主要哲学著作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信仰论证》,体裁采用一犹太学者与哈扎尔可汗布朗对话,试图论证信仰高于逻辑,“精神真理”高于“逻辑真理”。晚年去耶路撒冷朝圣,为该城高唱哀歌,阿拉伯人怒而纵马将他踩死。后葬于埃及。至今仍为犹太教徒所崇敬。

② 基督教传教士(827—869),斯拉夫字母创造者。

与哈扎尔人通婚,1346年,教皇曾证实确实颁发过这项禁令……有关哈扎尔人的史料,几乎尽在于此了。

上文提到哈扎尔人因改宗新教而罹大祸,现将其前后经过概述如下:哈扎尔的首领——可汗,据古代文献记载,有次得了一梦,于是下令邀请三个不同国家的哲人来给他详梦。这是件有关哈扎尔国运兴衰的大事,因为可汗决定,哪位哲人圆梦圆得使人折服,可汗和他的臣民便皈依这位哲人所信的宗教。某些历史学家凿凿有据地说,可汗作出这个决定的那天,他的头发一下子全落光了,他本人也深知绝非好兆,但令出宫门,驷马难追。于是可汗的夏宫迎来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托钵僧、拉比^①和修士……三位贤哲的观点,基于三种不同信仰而激起的争论,他们的个人品德以及“哈扎尔大论辩”的结果,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关于这一事件和它引起的后果,关于论辩的得胜者和失败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多少世纪以来,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内部就此事展开了无穷无尽的讨论,迄今未休,虽然哈扎尔人早已消失。到了十七世纪,对哈扎尔人的兴趣再度勃发,数百年来积存下来的关于哈扎尔人的大量资料均予以系统整理并于1691年在普鲁士出版。

人们研究了三角形钱币、古戒指上的姓氏、盐鬃上的图案、外交信函及众多作家的行述,又借助放大镜查检书名,研读谍报员的书面报告及各类遗嘱,还对黑海沿岸的鸚鵡的发音作了考察,有人认为那

^① 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者的称谓,意为“老师”、“教士”。

些鸚鵡当年曾讲过现已湮灭的哈扎尔语；有人研究了以音乐为题材的绘画，并从画上辨读乐谱中的音符，有人甚至研究过一张人皮上所刺的文身，至于查阅的古拜占庭、犹太和阿拉伯文史档案资料更是不计其数。总之，为了编纂此书，凡生活在十七世纪的人能够想像到的办法、能够使用的手段都统统用上了。考查所得史料已尽收于这部辞典之中。哈扎尔大论辩为何在千年之后重又引起关注？对此，一位编年史作者作了解释，其解释委实莫测高深，匪夷所思。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朝前方驾驭自己的思想，一如用绳牵着猴子漫游。而你在阅读时，你前方往往有两只猴子：你自己的猴子和他人的猴子。更要命的是一只猴子和一只鬣狗同时出现。如何喂养它们，你去费脑筋好好安排吧，鬣狗的饲料和猴子的饲料可大不一样……”总揽此书编纂事务的是波兰文辞典的出版人约翰涅斯·达乌勃马奴斯或托他名字的他的一名后继者。这本在1691年出版的书是有关哈扎尔问题的史料汇编，其所采用的形式是唯一能以集许多世纪以来所有摇笔杆子的人舞文弄墨之大成的形式，即辞典之形式，并冠以《Lexicon Cosri》^①这一书名。

据一种史料（基督教史料）的说法，此书由一名叫杰奥克季斯特·尼科尔斯基的教士向编注者口述后编纂而成，这名教士在奥地利与土耳其两军作战的疆场上收集了与哈扎尔有关的各种原始手稿，并将手稿上的内容熟记在心。所以，达乌勃马奴斯的版本实际上

① 拉丁文，意为《科思里书》，本书中即指《哈扎尔辞典》。